

奖章背后的故事

——广西南宁庆乐村脱贫攻坚口述

口 述 人：黄谦，壮族，1977年出生，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武鸣区庆乐村人。2001年退伍返乡务农，2014年至今任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2021年1月，被评为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百名优秀主任（站长）”。同年2月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访 谈 组：黄 珊 胡颖廉 王政壹 李苗苗 杨大志

日 期：2021年4月18日、2024年10月10日

地 点：广西南宁武鸣区庆乐村村委会

进京领大奖

我老家就是庆乐村的，我以前当过兵，在部队待了六年，因为伤病办了退役。2008年，我回到家乡庆乐村，在村委会做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事基层服务工作。2014年，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兵支书”。2021年2月10日，我们（南宁武鸣）区扶贫办的一位同志给我打电话，通知我说，我得了一个大奖，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了，他祝贺我，说这个是区里的光荣，还叮嘱我近期就不要外出了，还会有相关的安排。这个电话让我很高兴，虽然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奖具体的含义是什么，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奖，是对我们村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巨大的肯定。过了十多天，到了21日，区扶贫办又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去南宁市区集合。我到了才知道，整个自治区的获奖个人和单位代表都统一住在荔园山庄，准备23日去北京参加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得知这个消息，我们每个人都打心底里开心。

23日我们到了北京。接待我们的同志说习近平总书记要和我们合影，还要给我们颁奖。得知这些安排，我更是激动得不得了，连续两晚都没有睡好。25日，我一大早就起来，穿上我们壮族的服装。和我一起来领奖的马山县加方乡龙开村第一书记毛鑫是瑶族的，她也穿上了瑶族服装。早上7点多吃完早饭，一辆客车把我们接到人民大会堂。后面有位同志见我们穿得单薄，就问“你们冷不冷？”毛鑫书记穿的瑶族衣服比较短，她说，“不冷！我们马上要见总书记了，心里热乎！”我也只穿了一件长袖衫，但心情和毛鑫一样，激动得像燃烧了一团火，顾不上冷。

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准备照相。那个厅特别大，比县里的篮球馆都大几倍。大厅里已经摆好了一排椅子，后面是大架子，一共7排，上面贴着号码和名字，我们按照自己的号码和名字找到位置站好。

10点左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来了，他不停地朝我们挥手致意。大家都很激动，不约而同地鼓掌，大声喊“总书记好，总书记好！”总书记坐定之后，大厅鸦雀无声，摄影师为大家拍照留念，我就站在总书记的正后面第四个人的位置。

接下来，就排队到人民大会堂开表彰大会。我们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江口村杨宁书记代表广西少数民族村书记上台接受总书记颁发褒奖。会后，我问杨宁，你领奖时跟总书记说了啥？杨宁说走上去后，她对总书记说：“感谢习总书记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心，让我这个村书记还能来到北京领奖！欢迎习总书记来广西视察工作。”总书记回应说：“广西我会去的。”后来总书记作报告，他讲话时，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我全神贯注，屏住呼吸认真地听，生怕漏过一个字。从北京回到村里，大家都来迎接我，问我见到总书记的情形，觉得我是村里的骄傲，还邀来我的父母，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

村里来了第一书记

这个奖章不大，证书也不重，但是捧在手里却觉得沉甸甸的，因为其中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是所有人合力脱贫的象征！我刚刚入伍的时候，身体素质好，每次5公里长跑训练，我总是冲在最前面，甩开队伍几百米的距离，拿下第一名。可我们的指导员却批评说，你自己拿第一是没有用的，部队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家庭，要大家都拿到胜利才是真的胜利。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我，让我一直在思考，村里上下是一个团体，怎样才能提高集体收入，让家家户户都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每次看到这个奖章，我就想起脱贫攻坚的战友，有我们村的第一书记，有驻村工作队员，还有帮扶我们村的各级领导和各个单位。我首先想到的是驻村第一书记刘思平。他是南宁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的干部，是2015年10月9日来我们村的。说实在的，他来之前我都不知道啥是第一书记。

那天一早，刘书记背着一个大包就来了。我还觉得奇怪，领导来村里咋还带个大包。他说：“我以后吃住都在村里，帮咱们村一起脱贫。”这种情况以前真没有。村里也没旅馆、民宿之类的，我就说：“你就住在我家里吧。”刘书记说：“那不行，驻村书记不能住在村民家里。”可是除了村民家，村里还真没有能住人的地方了。我们村委会的办公室都用来办公、办事，满满当当的，没有一间空房。村里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党员开大会的时候，人比较多，办公室坐不下，我们就在一个旧棚子下面开会，“冬冷夏热”。

想来想去，我想起来村东头有一个废弃的敬老院，算是村里的集体资产，刘书记可以住在那里。但是那个地方已经废弃很久了，不能住人，就是一间破屋子。见我犹豫不决，他拿起大包就说：“没问题！就住这里！”到了敬老院，我一下子就后悔了，觉得不该领人家来：里面杂草丛生，蚊子乱飞，树长得特别高，把院子遮盖得根本见不到阳光，还有一只老鼠从脚下嗖一下窜过去。房门是半开着的，已经严重变形了，锁也坏掉了，窗户上一块玻璃也没有。我不好意思地说：“刘书记，我们没想到您需要住在村里，之前没准备好。我也是有段时间没来这里看了，这条件实在太差，要不您还是先在我家里住下，等我们把这个院子收拾好了，你再住进来！”他说：“没事，院子好收拾，我先把行李放在屋里。”他把包放下，让我找来镰刀，就开始割院子里的草，我赶紧叫村里来几个人，大家赶忙帮着一起割草、平整院子，打扫屋里屋外的卫生。

忙了一上午，总算安顿下来了。刘书记打开了他的行李包，好家伙，真齐全！被褥、锅、碗，连煤气罐都带来了。看来，他真是有备而来的。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说：“去我家吃吧，家常菜。”他说：“看我带的这些家伙什，得把它们用起来。咱们就在这儿吃，开伙做饭，我先去买点菜。”我拗不过他，就带着他去村里的菜市场买了点菜，从我家里拿了一些饭，在那间旧房子里吃了一顿午饭。

我们边吃边聊。刘书记说，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国家打响了脱贫攻坚战，需要驻村第一书记，他就报名了。我说：“我们村特别穷，穷了这么多年了，能改变吗？”刘书记拍着我的肩膀说：“困难是有的，但总是要解决的。咱们一起加油干，肯定没问题！”从那时起，废弃的敬老院有了烟火气。我心里也开始燃起了希望，逐步有了向贫困开战的信心和决心。

吃完午饭，刘书记就拉着我到村里各处看，问村里的各种情况。我一开始觉得，他也就住一天两天的，检查一下情况，回去写个报告就完事了吧。没想到，他在我村一住就是两年多，而且很少回家。

刘书记详细了解了我们村的情况，觉得脱贫的当务之急是修路。确实是这样，我们村有1436户、4560人，耕地面积3685亩，地还是很多的。但脱贫攻坚之前，全村有19656亩耕地进行了土地流转，剩余土地主要还是传统农业发展模式。全村贫困人口有265户共877人，当时是我们太平镇人口最多的贫困村。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土地流转，外出务工，种植柑桔、香蕉、甘蔗等。村民种的东西好不容易有了好收成，还要“看天看地”才能换成钱。什么叫“看天看地”？“看天”是看天气，“看地”是看路况，从村里到田里的路是泥巴路，坑坑洼洼的，大车进不来，只能靠三轮车一车一车地往外拉。遇上雨天，人出去都困难，更别说往外运农产品了。记得有一年，我家种了10亩西瓜，赶上几天的大雨，运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瓜烂在地里。钱没赚到，还赔了不少人工、肥料、种苗的钱，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发生，大家都很心疼，却没有办法。

我也和刘书记说了以前修路遇到的困难：“之前国家出大头，剩下的村里自筹，每人只要出15块钱。但是村民不愿意掏这15块钱，就没修成。”刘书记很坚决地说：“现在政策不一样了，不用村里出钱了，国家给出钱修路。”于是，他带着我们到各部门跑了一个多月，终于把修路的钱申请下来了。在修路的同

时，刘书记还帮我们申请了扶贫车间，帮忙找企业、引资金。到外面跑的时候，没有车不方便，他就把自己家的车开过来，拉着我跑民政局、财政局、交通局、扶贫办，还跑了很多家企业。

跟着刘书记我学了不少。刘书记还保留着在部队的好习惯，每天把院子和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对我说：“黄书记，咱们把村里打扫干净，把污水沟修一下，怎么样？”我说：“你这样帮我们村，我们自己也要行动起来。”我跟村民们说：“刘书记来帮咱们村脱贫，咱得积极点儿，可不能拖后腿啊。”我就带着几位村干部，组织村民把村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看起来舒服多了。

记得有一次入户走访贫困户，我们走访幸福屯，走到一组村民黄炳会家里。他是个五保户，还有点精神方面的问题。我们去的时侯，大冷的冬天，他只穿了一个白衬衫，冷得发抖，刘书记看到后马上脱下自己刚买的新羽绒服给他穿上。我们走进他家，卧室只看到有一床又烂又薄的被子，第二天刘书记马上买了一个新被子送给他。

两年多的时间里，刘书记在我们村一刻也没闲着过。吃完饭就在村里到处看、到处测量，帮我们想办法。我们壮族百姓喜欢唱山歌，可是村里的戏台又破又烂，他就帮我们改造戏台；村里的篮球场长满了荒草，他就帮忙整修、改造。村委会没有办公室，刘书记就到处申请资金、找帮扶单位，后来镇上拨了些钱，帮扶单位也出了些钱，总算把我们的办公室建起来了。有了这个办公楼，村里开会方便多了。办公室总共建有二层，第一层有两间，左边那间是小会议室，右边那间是扶贫作战室，第二层是一间大的党员活动室，这就帮助结束了我们村在破铁棚底下开会的历史。另外，南宁市国动办请来爱心企业在村里的户外健身活动广场建成了两层的小楼，办起了文化活动室、读书室，帮助村民提高文化和丰富娱乐活动。众人拾柴火焰高，县人大大给我们帮扶，安装了空调；县教育局买了复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市国动办请来爱心企业捐赠办公用的凳子、桌子。

从零起步的集体经济

刘书记为我们村发展集体经济做了很多实事。有一天，刘书记跟我聊天：“黄书记，咱们村里集体经济有多少钱？”我如实说：“一毛钱也没有，我们村就是一个‘空壳村’！之前村里开会，要给每个队长付20块钱的误工补助，村里都付不起，还要等镇上下批下来钱，才能开会。”他听了很着急，又接着问：“如果不出去打工，村民在家门口能挣钱吗？”我说：“只能靠种地，收入不高，也不稳定，搞不好还赔钱。”他说：“这可不行啊。现在，咱们村外表看起来挺好，但是，要想从内到外都好，要想让村民过上好日子，还得发展产业。”

第二天一大早，刘书记就开上他的车出去了。我知道，他肯定又出去想办法了。在他的带动下，慢慢地，我们也摸索了几条路子，让村里有了产业，村集体经济也“鼓起了腰包”。

先说说种沃柑的事。在刘书记的帮助下，我们从扶贫办申请了35万元，成立了福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贫困户种植沃柑。刚开始，村民不相信种沃柑能赚钱，都不愿意干。我就带着村民们去一个老板那里考察，那个老板租了2000亩地，专门种沃柑。沃柑产量高、口感好、卖价高，比我们村之前种的砂糖橘、马水橘好多了。见别人种沃柑赚了钱，去考察的几个贫困户动心了。刚开始，有4个贫困户加入合作社，我们在村里搞了一块地做示范基地，用扶贫办给的资金买了有机肥、树苗、农药，发给贫困户，还请来专家培训、指导。有了技术，沃柑产量很高，卖价也不错，每亩能收6000元到1万元。贫困户甩掉了贫困的帽子，积极性更高了。后来，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了这个合作社，全村72户贫困户参与种植，沃柑种植面积达到了2万亩。

种出来后，怎么变成钱？我们就向上级申请资金，成立武鸣沃柑直播电商运营中心，我

们邀请网络达人到村里来，让他们教村民怎么拍摄剪辑短视频、进行直播带货要注意些什么等，帮助农户顺利搭上电商直播的“快车”。目前，庆乐村办起了18个带货直播间，通过电商销售沃柑等农产品，助力乡村振兴“加速跑”。

我们看到中间商收果回来后，还要洗果、打包、进冷库，运送到武鸣，或者到双桥。我们就想到，这钱不如我们村来赚，我们也搞一个洗果厂。我和驻村工作队很快在村里找到了一块面积大约10亩的闲置地，再找到村里经济能人合作，让村委会以入股的形式，建起了武鸣的第一个洗果厂。就这样，真正的沃柑产业诞生了。第一年业绩出来，村委会拿到了24万多元的分红加土地租金，最重要的是，洗果厂可以为当地解决近200名村民工作的问题，获得不低的工资收入。每年都收600吨到1000吨果，村民干活是计件、计时的。我记得去年我去翻了一下账目，翻了一下他们计件工的，有两公婆（广西南宁方言，指两夫妻）一个月都有3万块钱收入啦。进洗果厂的，只要你勤快不懒，这段时间帮果园基地去剪果、除草还有施肥喷药，整一年都有收入。基本上有这个沃柑以后，村民工作半年都能够家用了。

我们还办起了扶贫车间。村委会后面有1500平方米的空地，是一个旧的养猪场。我们把这片地整修好，建了一个大棚，引进了广西同胜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进驻扶贫车间。村民去厂里工作，计件算工资，工作时间比较自由，可以干完农活再去挣点工资。这有效解决了农村留守在家的妇女和老人的就业难题，前前后后共吸纳村民35人就业，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力10人，月工资在1500元以上。村里尝到了甜头，干劲更足了，在上级的帮助下建成了果蔬冷库、村级榨油坊、果筐厂等。我们把这些厂子交给老板运营，老板每年给村里交一些租金，村民去厂子里务工挣钱。在各产业项目的带动下，我们的村集体经济收入实现零的突破，其中2020年收入25万元，贫困户也通过参与分享产业链增值受益，实现比较稳定的脱贫。

生命定格在扶贫一线

第一书记来了一年之后，驻村工作队也来了。我们这次就有准备了，安排他们和第一书记住在敬老院的院子里，房间和院子的条件都好些了。驻村工作队的队员们为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在村里的口碑都非常好，连续几年考核都是优秀。其中，让所有村民都难忘的一位是杨医生。

杨医生的名字叫杨松格，是我们武鸣区更昌医院皮肤科的医生，更昌医院是我们南宁市首家公立二级皮肤病医院。他是2017年来我们村驻村的。杨医生在我们村里待的时间不长，但好事做了一箩筐，村里男女老少都为他竖大拇指。他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吗？没有！但他在驻村期间干了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但这么多小事连在一起，又不是普通人能干得了、愿意干的。

比如说，他是医生，他就经常帮贫困户看病，贫困户拿不出钱，他就自己掏腰包。有一次，我们村干部清理污水沟，有人在污水里面站久了，染上了皮肤病，他就自己掏钱拿药，给大家治病。我们给他钱，他死活都不要。

我们村里有一个五保户叫黄仁勇，亲人都不在，杨医生就主动承担起照顾黄仁勇的责任，带他去医院看病，还帮他干农活、打扫卫生、洗衣服、做饭，把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逢年过节的时候，杨医生就买肉买菜送过去，把五保户当成亲人一样，住院都去看望、陪护。黄仁勇见人就哭：“都说我是苦命人，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享上福！”

我们村里还有一个人，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不好看。他在2015年精准识别的时候被定为贫困户，那时有他40多岁了，好吃懒做，爱喝酒、赌博，父母也过世了，两个弟弟成家了。一句话，没人管他了。他住在父母留下来的两间房子里，房子是70年代建的，到现在50年了，房梁都腐烂掉了，墙也裂开了，屋子里黑咕隆咚的，外面连个院墙也没有。我们村干部三天两头去找他，但说什么都没用。他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经常喝得醉醺醺的，往床上一躺就睡，还说自己过得赛神仙，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心里苦。杨医生说，这个人就由他来做思想工作。后来，杨医生就经常买肉来，到对方家里去，做晚饭，把酒一倒，俩人边喝边聊，开导他。有几次聊天，我也在现场，杨医生没有说什么大话，都是发自肺腑的，但特别让人感动。一些话可能也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慢慢地，他开始找活干，先找了一个杀猪的活儿，干半天活，休息半天。干了一阵子，赚了一些钱，挺开心的，有钱买酒买肉了。杨医生又鼓励他养猪，养一头猪，政府能补贴500元左右。他有了劲头，就养起猪来，

承包鱼塘养鱼。他买猪的时候，还请杨医生帮他拉猪崽、拉饲料，杀猪的时候，也喊杨医生去帮忙。慢慢地，他赚到了钱，也建上了新房，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本来，工作队队员满一年就可以回去了，但是杨医生没有回去，他给单位打了报告，说要继续驻村帮扶，单位也同意了。他特别热心，经常开着自己家的车送村民去城里看病，还经常给贫困户送油、米、菜之类的。村民找他干活，杨医生都是冲在前面，带头干。村民和他的关系特别好，过节、喝喜酒，都要喊他过去坐坐。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人会出事。

记得是一个周末，我见他脸色蜡黄，眼睛也是黄的，就问他：“杨医生，你是不是生病了？”他说：“没事，可能这段时间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当时正是脱贫攻坚验收的关键时期，他跟着我们一家一户跑，还要填表、整理材料，经常熬夜，我以为他就是累的，也就没放在心上。又过了一个月，我才发现不对劲啊，他又黄又瘦，饭也吃得不多，和平时不太一样。我就说：“你去体检了吗？感觉你最近身体不太好。”杨医生说：“检查了，是胆囊炎。正在吃中药，吃完就好了。”我信以为真，就让他回去休息一下。他说：“村里这么忙，还有那么多活儿，我自己回去也是休息。和你们在一起，有说有笑，我还能干点活儿，不累。”见他这么坚持，我也就没再说什么。直到后来，杨医生在村里干活的时候晕倒了，我们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去找了他们医院的院长。院长也不了解病情，就找来给杨医生体检的大夫，这才知道他是肺癌晚期。那位大夫哭着说：“他不让我告诉大家。”就这样，他们单位的领导硬是把 he 叫了回去，让他入院治疗。

杨医生走的那天，村里人都来了，帮他搬东西，他依依不舍地跟大家握手告别，说以后还要来村里看大家。听到杨医生住院的消息，村里人都要去看他。我说，杨医生需要休息，咱们去几个村民代表就可以了。我和村干部都去了，几个村民代表也都去了。杨医生还不停地询问村里的情况，还说特别想村里的人。

那次之后，只要我去武鸣区里，都会去医院看杨医生，给他说说村里的情况，让他放心。过了没多久，医院打电话通知我说杨医生过世了。当时我愣了半天也没缓过来神，眼泪啪嗒啪嗒地就掉下来了。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村里人的时候，不少人人都哭了，说：“这么好的人，咋就没了呢？”是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把他生命最后的宝贵时光都留给了我们村！

思路通，路路通

脱贫时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很多，形成合力最重要。所以除了扶贫工作队，我和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做了一些工作。我在部队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在部队里面，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兵，在村里面当书记，要么就做好，要么就不做。所以我们工作起来也要有章法。要说在我们做的这些事中哪个最难？我觉得是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有的村民特别偏，认死理，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

记得村里修路的时候，原来的路特别窄，新路需要拓宽。这就占到了路两边农户家的田地，大部分人都是理解和支持的，但有一个妇女不同意。她反应很激烈，直接跑到我家来吵来闹。我对她说：“这里是我家，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有什么事情去村委会说，或者去你家说。”她就骂骂咧咧地回家了。我到小卖部买了两包烟、一瓶酒，去她家里做工作。当时，她老公正好在家。我就说：“老哥，今天到你家来，我就是来做客的，这里有两包烟、一瓶酒，算老弟给老哥先赔个不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到位。”她老公不好意思了，跟我客气了几句。我见情况缓和了，赶紧接着说：“老哥，国家现在有好政策，给咱们村修路，这是利民工程，造福的是子子孙孙，咱们辛辛苦努力一辈子，不就是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吗？咱们村这么多年因为这条破路吃的苦还不多吗？如果因为你家不同意，这路修不成，村里人怎么看？”她老公一听，赶紧说：“是我老婆不懂事，不该去你家闹。”我说：“去我家闹没关系，耽误了咱们村的路，全村人都不答应啊。占你家几十公分地头，你就少收半袋米而已，多卖一筐水果就赚回来了！”做好了好几次工作，他们两口子终于服气了，同意修路了。现在，我们村的路修到了田间地头，汽车可以直接开过来，农产品从地里就直接装车，再也不愁运输了。修完路之后，我去地里收水稻，这夫妇俩开着三轮车从我后面走过去。我喊他们：“路修好了，你家都能开着三轮车来收水稻喽！”他们停下车说：“黄书记，这路多宽敞、多平坦，我们得谢谢你！”

（下转4版）